



本作品受「广州市宣传文化出版资金」资助

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

应愿之地

梁凤莲 著



应愿之地

梁凤莲 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应愿之地 / 梁凤莲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6. 6
ISBN 978-7-5360-7939-7

I. ①应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26713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责任编辑: 许泽红
技术编辑: 凌春梅
装帧设计/内文插图: 何晓玫

书 名	应愿之地 YING YUAN ZHI DI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)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	8.75 1插页
字 数	220,000字
版 次	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30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卷首语

“我的广州”这样的话题，于我，只要一触及，就像一颗石头投入湖里，就会散荡开来一圈接一圈的涟漪。这也许就是那种血浓于水的故园情怀，也是没理由消退的本土意识吧。

冥冥中或许注定，广州就是我的应愿之地，既是赐予，也是祈愿，广州就是我的书写命运。这座城市的沧桑命运、历史秘密和精神气息，就是我的人文地图，既是我写作的“终极主题”，也是我永不满足和重复书写的“一本书”。

前言

我的广州，以及更广大的世界

梁凤莲

面对广州，以及，面对可能触及的更广大的世界时，我常常自问：存在一种可以循地理而触及的文明血脉吗？存在一种可以用地理来表达的地方文化吗？存在一种可以在时间流变与格物致知的审美中自由转换的日常吗？存在一种既可以观照自我心性、自我趣味，亦能承载文化认同的书写文本吗？

很早以前，我有点不知深浅地认为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写作本来就是坦诚地注视你所生活其中的时间和空间，真诚地注视涵蕴其中的文化与历史，就像空气与水源一样，然后敬畏它，进而珍视它。

后来跌跌撞撞的经历中我才领悟到，这过程也不能避免磨砺与波折、承受与坚守。

所以，在读到台湾一位小说家的这句话时，如同

电流穿越身体，“在某个无知的下午，喊停了一片银杏叶，汗流浹背地钻研把时间喊停的技术”。这是触动，也是我书写广州、书写研究与这个城市有关联的文字的心结，也是内心焦虑纠缠不休的秘密吗？

是的，“我的广州”这样的话题，于我，只要一触及，就像一颗石头投入湖里，就会散荡开来一圈接一圈的涟漪。这也许就是那种血浓于水的故园情怀吧，也许也是没理由消退的本土意识吧，人在这片土地的滋养下，在一年叠加一年的成长成熟、月复一月的浸润渗泡、四季轮转的世道更迭里，所原该根植的本土立场吧。

在一座城市大的历史背景里，变迁是无常的，可总有很多普通的元素，已经融进了生活里，成为普通人的生活成分之一，比如风俗、习惯，比如起居、饮食，这是不会轻易消失的，再比如待人接物的情性与方式，总是有着自身的特色与不同，这或许就是文化的力量，和时间，和岁月，和很多人的记忆和情绪融合在一起，无由分说。

确实，无由分说，有些东西在一个人的心底里会一直放着，一直藏在那里，相伴一生。一念所系，那种领受越沉积，就越柔韧，就越绵长，在生存的年轮里一圈圈地缠绕着，怎么都摆脱不掉，就像我们肠胃的好恶，就像一种说不清道不明不关风月的感情，其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爱，终其一生我们都在寻找用最好的方式来存放它、来珍惜它，何况这念念不忘的是故园情怀，是随其一起长大一起变化的关于广州这座城市的记忆。

我不仅要留在心里，还要捧在手里，因为这是我的广州、我们所热爱和守望的城市，所念所想所为，只是对它奉还我应有的尊重和爱。这是个人的时间地图与过往相遇的感悟线路，彼此能相握的手，可以让我们拂开漫漫时光中的旧事浮尘，让追溯的脚步回到文化的起点，感受时光之外的“原乡”感动。所有的书写，无非是留住那些值得挽留的过往，去滋养即将来临的将来。

很多年过去了，再遇张枣的诗，人已经阴阳相隔了，他八十年代

的感叹，却一样吻合于我眼下的心绪，这首《秋天的戏剧》是一种预言吗？“一路风尘仆仆，只为了一句忘却的话/贫困而又生动，是夜半星星的密谈者/是的，东西比我们更富于耐心/而我们比别人更富于果敢/在这个坚韧的世界上来来往往/你，连同你的书，都会磨成芬芳的尘埃。”这真的是一种持守的念想，有着多洒脱的赶赴，是的，纵使我的书变成了尘埃，毕竟还曾经芬芳过，这就足够了吗？从人生如寄这个角度来看，这样的通达，也许就真的足够了。

或者我早就被张枣谶言式的抒发所命定，《云天》是他的自况，似乎也有可能是我的自况：“我想我的好运气/终有一天会来临/我将被我终生想象着的/寥若晨星的/那么几个佼佼者/阅读，并且喜爱。”所有的一切是多么偶然，书写是多么偶然，与这座城市的文化的相遇相契是多么的偶然，因为背后的必然，很长一段时间不大为我所知晓所追问。据说，一切早已命定的时候，眼泪已经启程了。直到我在十多年前开始朝这个方向出发。

所以，我终于在时间的打磨里明白了这种必然，因为我是广州人，因为我热爱这个所生所长一同相守的城市，因为我的内心与状态都是这座城市的氛围气场所孕育所赐予的，我在这里消磨岁月，广州已经成为我的戳记、成为我血性品赋的基因、成为我不再放手的情怀。所以我的书写充满了弥天漫地的情绪，对很多东西的体察，化入的时候是感悟，化出的时候就是情绪了，我只怕我不能周全地去洞察知悉一切。

一个国家总在指认自己文化的根，一个人的书写其实也正是在寻找她的心。

时间的针脚，历史的针脚，需要我们依循着记忆去一一确证，反复不停地穿织，只是为了填补记忆拉扯开的漏洞。一座城市的文化的真相或者命运可能是这样，也可以呈现完全不同的结局。以一种充满着激情的全神贯注的动机去寻索记忆的时候，那种执迷或可能焕发出

炽烈与纯洁的光彩，会成为一种能量，通过书写，去守护属于我们的这座城市的记忆。

“所有远去的日子都是故乡，往这故乡深处走进去，就能找到熟悉的气味、熟悉的情感和熟悉的朋友。”因为有了这过去，精神和情感才多了温暖和忧伤，多了期待和怀想。这过去可以让人超脱现实世界的一切，也可以暂时地忘却自己，全身心地重返。

然而，时光一去都不复返了，能把握的只是记忆中的蛛丝马迹。庆幸的是，这样也还挺好，写下来的那刻，就像亲手抱住自己以及长辈传递接续过来的那种种过去，完完全全地握在手里，使得笔下的那点诗意不再恍惚。如同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点，捕捉到经历中的某样东西，比如此刻的文字。是的，“你遇见过了，那个东西会像点一炷熏香，一直在你的心里酝着，酿着，它能让所有的平常时候，都飘着这个香气”。

作为守候最重要的手段之一的书写，有时是不可思议的，它重新激活着需要唤醒的记忆，换句话说，记忆就是文化，记忆构成了我们对历史对过去的指认。记忆是一口深井。

写作是为了回忆吗？不光是为了自我回忆，而是与忘却的痛苦作斗争。因为忘却绝对是绝对的，时间的岁月的覆盖性很强，很多过往的东西很快就没有了任何痕迹，不论在何处，也不论是何人何物。所以，将平面性的“个人情感体验”转换为立体面的富有想象空间的“人性的感情”，这需要一种高度和胸怀，面对历史的、面对文化的、面对个体以及集体的种种记录。抓住了文化的要害，也就抓住了魅力的所在。对一座城市独特的感情，最终是要通过一种共同享有的认同意识，才能凝聚起来。是的，广州的林林总总，衣食住行，有不一样的光彩和魅力。关注和思考，在寻常生活的体验中，探寻城市独特的魅力与韵味，才能挖掘出把握好广州文化千百年来得以衍传至今、得以与众不同的底蕴。

文学的不断改变主要在于真实性概念的不断改变，生活是另一种

真实，是真假杂乱和鱼目混珠的。具有真实存在价值的只能是人的精神，只有进入广阔的精神领域，才能真正体验到世界的无边无际。文学的真实应该是连接着过去和未来，而不是一个环境、一段时势的普通故事。文学的现实、文学的真实是一种精神的真实、内心的真实。

冥冥中或许注定，广州就是我的应愿之地，既是赐予，也是祈愿，广州就是我的书写命运。这座城市的沧桑命运、历史秘密和精神气息，就是我的人文地图，它的精气神韵就深藏在我的骨子里，流贯在我的血液和气质中，并且浸润在我每天的生活、写作、阅读和生息吐纳里，广州，就是我写作的“终极主题”，就是我永不满足和重复书写的“一本书”。理想肯定是折磨人的，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，还有比文学更好的精神回馈吗？反正这一切，足够人忙活一辈子了。与其说是信命，不如说是认命。“一切的归来都在先祖的翘望中，一切的离去都在先灵的护佑下。”但愿我的努力和虔诚，能在文字的表白中得到成全。

我的广州，也许关联的是地理上的我的故乡、情感上的家园，或者是灵魂上的歌吟，比较具体，也可能因此而飘忽。因为，事实上，记忆中的那些托付，在坚硬的现实面前，大多已经无迹可寻了，我们只能指望永恒的念想，可能依稀可辨追寻的归路。

而我的书写，也许更与外面广大的世界有关，我一直记住很多年前我对自己的承诺：可能的话，就走得更远一些吧。所以，这些年我一直不停地行走，今后的那些年，只要有可能我也寄望自己能不断地行走，因为，世界在不断的上路中，总会有可能走向不断的广阔。这样，我的书写才能不断地充满更多的可能性，超脱于局限，超脱于固守，去挑战另一种不可知，让书写的激情与愿望始终丰盈。

一如布罗茨基所说的：“正是极端的主观性、偏见和真正的个人癖好才帮助艺术摆脱了陈词滥调。对陈词滥调的抵抗，就是可以用来区分艺术和生活的东西。”这里的极端主观性、偏见和真正的个人癖

好，如果独立地看，多半不会认为是什么值得宣扬的好东西，可它们恰到好处是构成艺术、文学最重要的内在品质。

我想，我的主观、偏见、癖好，都无疑是依附于对广州的执迷不悟的表达上，也依附于我在行走过程中的领悟，这由此构成了我的书写历程和创作图谱，并让我重新开启了自己的写作生命，如是，我该是幸运的，也因此让本就无法挣脱的平淡人生得以丰富和充实，得以有滋养灵性的家园和源泉。

一个叫子木的书店员，也是一个诗人说道：“给时光以生命。”那些事物以及那些经历，在时间意义上重组流逝的记忆，在存在意义上投映出珍贵的证据。是的，打开时光这本书，注视人在其中留下的痕迹，里面的每一页都有一个命中注定的我或者我们。作为一个痴迷于书写的人，用书写去传达所亲历过的记忆、想象、经验、眷恋，或者原因以及力量，无需洞悉，也无需考量自己的生活，只需要接受与理解，然后写下来，这就是生活对于书写的全部意义吧。由此，通过思考肯定着时光，拓宽着生命，冥冥中也许足以使自己触碰到永恒的神奇力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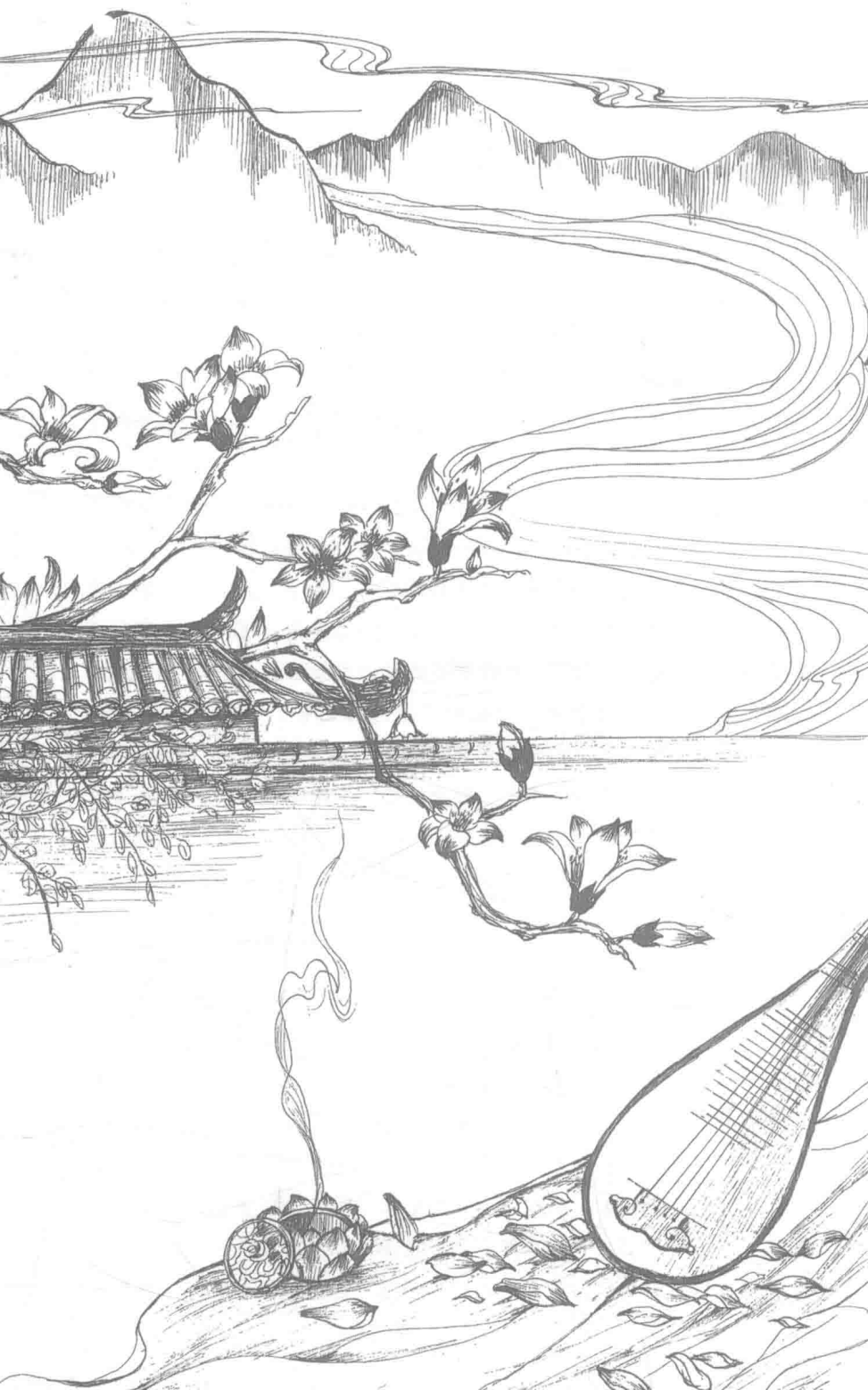
“唯一真实的乐园是我们已经失去的乐园，唯一有吸引力的世界是我们尚未踏入的世界。”

体验那种已知未知相互交融的奇妙，这同样是我不断地追忆以及行走的动力，好的东西在流逝，得时刻捕捉。此外，书写也是为了更好地去猜想时光赋予每个生命的恒久命题，所收集起来的宝贵的记忆有多重要，可以回到自己视角中的独特世界，回到自己的速度、领受乃至冥想。这就是给时光以生命，时间每时每刻都飞逝不息，而我们要给时光以生命，在思维王国中创造一个永恒王国，在流变中坚守某种不变，这就是任何时代都借此坚韧并强壮的书写的价值与意义。这就是生命，也是记忆，而生命就是我们，是你，是我，是我们聚合、分离、出发、回望的种种。翻开时光的生命之书，记忆就会在此刻脱胎换骨，或者我们的过去、经验，那些埋藏我们内心深处的炽烈而美

妙的童话与梦境，都在打开书写的魔瓶时重获新生。

罗伯特·伯莱的诗《这么久你才到来了吗》，几近是我这本集子写作的道白：多年以后，我向你步行走来。/你说：“这么久你才到来了吗？”/我不能早些时候到来，我破旧的嘴唇/用它海绵状的渴望，吞食那应该种植了的/想念的种子。/我睡眠着，尴尬而困惑。/不诚实，我梦见了沙砾。/你悲哀中的眼睛并不发笑。/我说，我在多年以后到来了。

是的，我对广州的书写也是在多年后，在胆怯而又无法抑止的渴望中，终于开始了，也终于把那一而再的被打断重新接续起来，时间苦短，繁杂的干扰又那么多，不能再搁置了，为了一种爱，也是一种愿望，更是一种愿意担承的压力，这是美好的事情，当然也是沉重的事情，能对所爱的人与事，对你所爱的城市和家园，凝视着真心诚意地进行表白，这已经是足够幸运的了。时光之外，躯壳也许不知所踪，而思想与精神却会在它的故园里徘徊，总是美好而又伤痛的爱，总会有有缘的人把这颗心捧起，继续做梦、继续说心里话。是的，对一座城市的认识与热爱，就如同对一个人对一种爱好，唯一的方式，就是不抱索求地去爱、去守候，这是永恒的家园，也是永恒的前行。



目 录

CONTENTS

前言 我的广州，以及更广大的世界 / 梁凤莲 / 1

一、那些广州

那些绵密曼妙的街巷 / 2

那些迢邰成片的骑楼 / 7

那些街巷里的曲折与衷肠 / 11

那些心念所属的治疗 / 14

那些靓汤好茶里神奇的精灵与蝶变 / 18

那些食肆店铺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/ 22

那些临水听声的世俗 / 27

那些河涌的礼奉 / 30

那些百年的滋养 / 33

那座桥与这座城的情结 / 37

那些心诚则灵的去处 / 41

那些安妥魂灵的归所 / 46

那些雨里回忆的过去 /	51
那些老城区的温情暖意 /	55
那些茶语心语 /	60
那些山语水语 /	64
那些花开有礼 /	68
那些雨夜笙歌 /	72
那些故乡琐事 /	76
那些深井 /	79
那些怀圣与先贤 /	85
珠江之南 /	89
珠三角：土地河涌的圣典 /	93

二、那些影像物事

看戏：风骨、命运或者轮回 /	110
要么江湖，要么笑傲 /	116
幽暗之灵 /	123
心事——转身之向 /	138
茶逢知己 /	154
把盏 /	158
昨夜以前的星光 /	161
一种茶话 /	165
再见一面 /	168
让惦念陪着你走 /	172
把嘱托的话变成随身携带的悄悄话 /	176

三、那些异乡

遭遇马丁·路德·金 /	182
-------------	-----

坐老火车回到从前 / 203

时光之外·五章 / 207

路过天堂 / 220

玻璃之城 / 225

造物的眷顾（二则） / 236

阿修罗与佛祖 / 241

谁在夜里回首往事 / 245

附录

在生活的发生之地 / 黄礼孩 / 250

梁凤莲的广州情绪及其新女性主义写作 / 陈 娃 / 254

一、那些广州

有这些街巷，这座城市的特色魅力才愈发显出个性，我们的记忆和梦想才有归去栖息的园地。

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的关系，一个人和一片街巷的关联，就是这样建立并且确认下来的，比易变的人际关系，比或会耗尽消失的感情，都要稳固沉潜一些。时光会老，情怀会变，而记忆却总在那里，那一把捋不清的衷肠，一如让人往返惦记的街巷，就是这么兜兜转转欲说还休的。

广州的起居饮食历来与水亲近、与水为伍，水的灵巧善变通透澄明，三餐一宿时光流转的餐饮之道，就出落出好汤好茶的相伴相随了。所以，在广州生存过日，这就是最情长最有效最难以更易的城市情结。

灵通的云山，和散淡的珠水，能生发多少的绮想。自然界的慧根灵性移植于人，就能造就出情性多少的超凡。一山一水，一动一静，如此明暗的效果，如此迅疾回缓的起落，还用得着去追问这座匆忙喧嚣的城市还有没有浪漫吗？

那些绵密曼妙的街巷

一本城里的时尚周刊做了一期我们这个星球最美街道的专辑，图文翻掀中牵动的遐想，是遏制不住地追思起广州那时最美的街巷，回头凝望的走神，让我在遥想中再次重逢了广州温馨曼妙的街景。

此刻的那时，也不过是几十年的光景，不过是那时的亲历从曾经年少的肩头滑落到脚边的一个缩影。那时，恐怕亦是有着成千上百年的历史过往的广州的一瞬，是在岁月的挤挨中存留的一隙，此刻的回想无关乎历史考证，只不过是再次握住了记忆那条敏感而又柔韧的神经。

那时的广州街巷，密如蛛网，且又错落有致，移步换景，恍如一个人不同心境不同时段样相表情，让人凭着直观就能判断明了，有着这种样相表情背后的那些街巷，内中的一些身世、一些遭遇，甚至是一些幽深的秘密。

而这样的街巷马路又形如一个人的血管经络，决定着这座城市的灵动与生机，所特有的气脉意蕴大都存留在那里，什么样的气质动静趣味性情，都脱不了千丝万缕的关联。

难忘的巷子，要数那时进出过数年的大德路一带的几条内街巷，每条街巷长的都是四通八达，短的则是相互串连，在内街里东绕西绕的，总能走到主干道一般的大马路来。而这样的穿插往返，天天耳濡目染的，就成了一个人最原始又是最深刻的印象，不经意间就像针脚